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第四十七回 劉崇兵困潞州城 懷德勇取先鋒印

詩曰：憶昔當年周太祖，升御遺言誠得所。
躬行儉德是昭垂，常使靈兮安陰府。

攘攘干戈自北來，爭城爭地士民哀。
憑君聯合華夷勢，空想開疆辟草萊。

話說周主被高行周首級怨氣所衝，致成重疾，自郊祭之後，病勢仍然。然雖有疾在宮，總之究心治道，因這日召進群臣，講論治平之道，適有中宮密奏，軍士見賞賜不均，多出怨言。周主即召群臣責之道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惡衣菲食，與士卒同甘苦，爾等豈不知之？今乃使部下怨謗於朕，正不知己有何功，敢如此無忌！」諸臣皆俯首伏罪。查究其出怨言者，斬首示眾，流言乃息。

卻說趙匡胤在家，一日，與鄭恩在場中馳射回來。見前面一座高樓，匡胤對鄭恩道：「前面高樓，乃是戲龍樓，甚有景致，我與三弟進去遊玩一回。」鄭恩道：「甚好。」二人登樓四望，果是暢觀，有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：

遠望青山潑日，俯觀朱戶侵眸。分明是個帝王州，裝點凌空絕越。
殿角飛雲乍起，樓頭暮雨初收。往來此處勝優遊，爭睹小春霽色。

弟兄二人在樓上遊玩了片時，鄭恩坐在欄桿之上，看那外面景色。匡胤步入樓中，至後面看時，祇見一條烏龍，盤繞在畫梁之上，舒牙露爪，喘氣奄奄。匡胤一見，大怒道：「前日在禪州見此怪物，險些一命不保，今日又來嚇我麼？」遂向腰間解下鸞帶，迎風抖成了神煞棍棒，提在手中，望著上面照頭打去，一聲響，正中在烏龍的腰脊上。那龍負痛，把身軀一攢，化陣烏風而去。匡胤呆了半晌，出來與鄭恩說知，二人驚訝回家。有詩為證：

烏龍神現繞高樓，吐氣騰騰遍九州。
帝子怒提神煞棍，一時妖物逐煙收。

周主病勢日重一日，其軍國重務，一應奏章，都是晉王傳稟而行，更且晉王侍奉左右，晝夜衣不解帶，食不甘味。其日，周主謂晉王道：「天數莫非前定，朕適纔夢登戲龍樓，又被紅臉賊打我一棍，醒來自覺滿身疼痛，料來不濟於事，今囑後事於汝，昔日我西征時，見先朝十八陵，皆被人發掘，此無他，祇因多藏金寶故耳。我死之後，汝當布衣披我，瓦棺殮我，壙中不許用石，祇宜磚砌。徒役兩個，依例支給，休要煩擾百姓。葬後編近三十戶，免其差役，使其守祀，不須設立宮人，不用石羊石人石馬等物。祇立一石碑，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，遺命用布衣瓦棺。將此碑置我陵前，我方瞑目。且為君者不易，爾當緊記。」言訖而崩。在位三年，壽五十三歲。柴后晉王悲痛欲絕，哭泣不止。史臣斷云：

周祖兩弑其君，篡取大位。得國之初，罷四方貢獻，詔百官上封事，毀漢宮室器皿，立詞翰法，定稅租皮法，罷戶部營田，除租牛課，又如曲阜謁孔子祠，復拜其墓。雖享國日淺，而施為有足稱者，故先儒稱其為唐明，周世之亞，蓋以此耳，後宋賢有詩以贊之：

塞上干戈起有年，生靈憔悴困中原。
君王正待施仁政，百姓相期望被漸。
北漢征途多亂草，夷梁騷擾有浮煙。
英雄已死功何在，三月殘春叫杜鵑。

周主既崩，殮於偏殿，百官哀慟。平章事范質開言說道：「主上晏駕，天下震動。請立嗣君，以承國統。」乃請晉王即皇帝位，後廟號稱為世宗。當日改元顯德。封馮道為太師，其餘眾官各照舊職。葬周主於新鄭，謚曰太祖皇帝。尊柴后為太后。大赦天下。朝廷法制，悉遵舊章。軍國大事，世宗必稟命於太后，然後行之。心內欲封趙鄭二人重職，稟知太后。太后道：「先帝因兩次被紅臉大漢所傷，雖係夢中，實元神有靈也，待平定北漢或南唐，封王封侯可也。」世宗依命，遂寢其事，因而董龍等眾降將，俱各未封，見了趙鄭均以御弟相稱。群臣無不悅服。

其時鄭恩對匡胤道：「二哥，那柴大哥原說做了皇帝，封你為王，封樂子為侯，今日不見一些影響，敢是忘記了不成？」匡胤道：「三弟有所未知，你大哥也曾稟過太后，太后道先帝夢中神遊，一次被射，二次又在戲龍樓被棍打傷，因此病重駕崩，念汝義弟，故不追究。今若封職，先帝之靈不安。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為孝矣。今北漢南唐未曾歸順，若能平了一處，聽汝去封。因此大哥遵行孝道，故此中止。今為御弟，尊榮多矣。但三弟從今須要學些官場禮數，朝見之時，當稱聖上，或稱陛下，斷不可大哥、樂子胡亂稱呼，若有所犯，國法無情，此事最為要緊，至於封王封侯，憑著你我本領，祇消建功立業，自可致耳，何必性急。」鄭恩聽言，點頭道是。從此，在匡胤府中習學禮貌，講究文字，都是匡胤用心教導，將從前粗魯洗刷一新。此言不表。

卻說北漢主劉崇聞周主棄世，心中大喜，與文武議道：「郭威篡吾家天下，每欲復讎，恨無其力，今郭威已死，我欲取中原，恢復舊業可望矣。」乃遣使臣，將厚賂金帛，結好契丹，借兵復讎。契丹得了金寶，大喜，即差耶律奇為元帥，楊襄為先鋒，起精兵二萬，往北漢助援。耶律奇楊襄領旨，即日起兵，到晉陽會兵。北漢主見契丹兵至，即拜白從輝為元帥，張元暉為先鋒，命長子承鈞與親軍使丁貴等同守晉陽。自領大兵二萬，與契丹合兵，離了晉陽，向潞州攻打。潞州守將李筠，聽知北漢主借契丹兵來征中原，忙與眾將商議戰守之策。大將穆令均說道：「主帥勿憂。北漢若有兵來攻打潞州，末將不才，願領精兵出城殺賊，務要生擒劉崇，獻於麾下。」李筠聽了此言大喜，傳令點兵，準備迎敵。哨馬報入北漢營中，劉崇便與張元暉計議道：「潞州兵素來怯弱，易與為敵，汝可領兵一萬，於巴山原埋伏，候敵兵到來，乘勢夾攻，可獲全勝。」張元暉領令，帶兵而去。又點遠將楊襄，領部下精兵五千出戰，祇要敗，不要勝，誘敵人來，自有方略。楊襄領令而去。劉崇親領大兵接應。

次日，潞州城內炮響開城，衝出一隊人馬，來到陣前。祇見穆令均頂盔貫甲，手執長槍，一馬當先，衝出陣前，大罵：「背國反臣！焉敢犯我邊界？好好退兵，饒你一死，若仍執迷，叫汝片甲不回。」楊襄大怒道：「休得多言。」拍馬舞刀，直取令均。令均舉槍相敵。兩下金鼓齊鳴。二人戰上十餘合，楊襄虛晃一刀，詐敗而走。令均不捨，隨後追來。祇聽一聲炮響，張元暉伏兵齊起，從刺斜裏殺來，楊襄兜馬回身，兩下夾攻。穆令均措手不及，早被張元暉一刀砍於馬下。正是：

一時豪傑成何用，千載冤聲恨落暉。

北軍乘勢追殺，南兵死者甚眾。那些殘兵敗入城去，將城門緊閉。張元暉與楊襄收兵還營。李筠見穆令均陣亡，又折了許多人馬，忙令牙將劉瑗王真堅守城池，一面差人星夜到京告急。

世宗得表大怒，與眾臣商議，要御駕親征。群臣奏道：「劉崇結連契丹，攻打潞州，陛下初登寶位，人心未定，豈可親征，祇命大將往救足矣。」世宗道：「不然。劉崇欺朕年少新立，乘喪動兵，攻打潞州，朕安得不親往乎？」太師馮道出班奏道：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陛下以萬眾之尊，親臨不測之地，臣竊以為不可也。」世宗道：「唐太宗得天下，凡有征伐，未嘗不親臨，唐太宗尚如此，況於朕乎？」馮道奏道：「不知陛下能為太宗否？」世宗道：「劉崇以十二州之地，兵力單弱，其所倚仗者，不過藉契丹以為救援，以朕士馬之眾，兵甲之強，破劉崇如反掌耳。」馮道道：「未審陛下能否。」世宗以馮道乃先朝元老，不與深較，但以優禮待之，惟樞密使王朴勸駕親征，世宗依奏，下詔親征。當有趙匡胤奏道：「陛下初登大位，將士凋零，英雄忠義各守藩鎮，不可輕調。河東兵甲正利，未易即破。陛下此行，須在教場演武，挑選勇者，命為先鋒，方可以收全功也。」世宗大悅道：「二御

弟之言甚當。」即頒下旨意，往教場比武，挑選先鋒。

次日，世宗親到教場演武廳坐定。匡胤奏道：「斬將破敵，以勇為先。定取高下，以箭為能。陛下可取箭高者為正先鋒，力勇者為副。」世宗道：「卿言甚善。」即令軍士於平坦之處，立起紅心，下令將士較射。祇見左邊隊裏涌出一將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向前說道：「臣先射箭，然後比勇。」眾視之，乃駙馬張永德也。永德坐馬，左手持弓，右手搭箭，於將臺前走馬架箭，指定紅心，一箭射去，不差分毫，一連三箭，俱中紅心。眾軍喝采，鼓響咚咚。永德下馬見駕，來取先鋒印。世宗大悅，即命取印於永德挂之。忽右隊中衝出一將，喊聲如雷，大叫道：「先鋒印待我來挂。」世宗看時，乃是御弟鄭恩。鄭恩上前奏道：「臣今習學弓馬，已是純熟，願在陛下之前一試，與駙馬定其高下。」世宗暗想：「這魯夫怎曉弓箭？今日看他出醜。」遂傳旨道：「三御弟既學弓馬，可即試之。」鄭恩說聲：「領旨。」跨上雕鞍，扯開弓，搭上箭，也是一連三箭，都中紅心。鼓聲震野，喝采嘩然。永德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汝箭雖高，敢來與我比勇麼？」鄭恩道：「誰又弱你？就與你比勇何妨。」兩個各騎戰馬，都拿兵器，跑到場中，正要動手。此時匡胤看見，恐二人相鬥，各有所傷，忙在將臺上高聲叫道：「二位且住，待我奏知聖上，自有定論。」二人聽說，不敢動手，都立馬場中候旨。匡胤入奏道：「永德乃陛下至親，鄭恩是臣之義弟，若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。臣見將臺下石獅子約重千斤，陛下可命二人，誰能舉上臺提下臺者，便為先鋒，不許兵器相鬥。」世宗大喜，即下旨命於二人，若能提舉石獅子上臺下臺者，取為先鋒，不許相爭。

二人得旨，一齊下馬，棄了兵器，走至臺前，看那石獅子，高有五尺，入地七尺。永德看了一遍，左手撩衣，右手將石獅子提起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提上臺來，回身下臺，提歸原處，滿面通紅，喘息不止。鄭恩道：「我待提與你看。」亦將石獅子提上將臺，復又提下，歸於舊所，氣力用盡，面色亦紅。兩下軍士盡都喝采。

忽見將臺邊閃出一個少年壯士，頭戴粉地武巾，身穿素色箭服，昂然走至臺前，將石獅子提在手中，慢慢的在軍前走了一轉，輕輕放於原地，氣不喘息，面不改色。軍士見了，盡皆喝采道：「真將軍也！」匡胤見了，暗暗稱羨，叫人邀入軍中，問其姓氏。其人答道：「小人姓高，名懷德，乃高行周之長子。因父親已喪，流落江湖，寓居此處。今聞聖上演武，特來獻技，聊充步卒，以酬平生之志耳。」匡胤聽了，心下暗暗吃驚：「高行周乃聖上之讎人，焉肯錄用其子？祇是懷德勇力倍常，世之虎將，驅諸別國，甚為可惜。吾今且奏知主上，若其不用，當竭力保舉，庶幾不負高公遺托也。」於是將此情節，奏知世宗。

世宗聽是行周之子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賊子既來，與朕拿下斬首。」匡胤諫道：「不可，臣聞刑罰必中，罪人不孥。昔行周得罪於陛下，彼已自決，足可以釋其怨矣。其子無辜，陛下豈可以一概施之乎？況今兵下河東，正在用人之際，古云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臣觀懷德有兼人之勇，陛下恕而用之，必能效死以建功也。若今演武而戮一無辜之人，恐天下英雄皆束手而避，誰肯與陛下建太平哉？」世宗聽奏，思其有理，便回嗔作喜道：「御弟之言甚善。」遂宣上懷德道：「朕與汝父有讎，含憤已久，本當盡法。但念朕之讎，一人之私也，為國家用人，天下之公也，朕豈可以私憤而廢公事乎？且觀汝勇力，足堪任用，未知騎射汝可能否？」懷德奏道：「小人從幼習學，諸般武藝皆能，沉箭乃將家首技，豈不能射？」世宗傳旨，給付鞍馬弓箭，著懷德試射。懷德領旨，跨上征駒，彎弓搭箭，連發三矢，俱中紅心。世宗大悅，令懷德充為御侍衛。匡胤奏道：「懷德武藝出眾，勇力過人，陛下必當重用，以展其能，況今駙馬與臣義弟爭奪先鋒，未定高下，何不先鋒印與懷德挂之，軍中自無他議矣。且陛下推誠以待懷德，懷德必不負於陛下也。」世宗允奏，命司官取先鋒印，與懷德挂之。當廳又賜了金花御酒，以顯其榮。懷德謝恩而退。世宗返駕回宮。

次日早朝下旨，請太后監國，命學士竇儀平章范質參理政事。以趙匡胤為親軍史，鄭恩為副史，張永德為監軍，王朴為軍師。張光遠羅彥威杜二公並受節度使分鎮，調回禪州節度使史彥超、澶州節度使馬全義、河南節度使劉詞等，隨駕親征。又命董龍、董虎、李通、周霸並受偏將之職，隨軍效用。時苗光義已辭別雲遊，不知去向。當時世宗分遣已定，擇吉出師。卻值各鎮諸將陸續都到，點選大兵十萬，整頓隊伍，出汴京城，望前進發。但見旌旗蔽日，劍戟凝霜，人如猛虎，馬賽飛彪。大軍渡了孟津，前至天井關而來。前鋒高懷德抵關下寨，準備攻城。有分教——後周多虎狼之將軍，北漢無堅完之城郭。正是：

指揮猛虎皆神算，恢拓乾坤是聖功。

畢竟懷德怎樣取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